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Thematic Paper: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Dopart, Alethea and Wodon, Quentin

World Bank

November 2012

Online at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45356/>
MPRA Paper No. 45356, posted 01 Apr 2013 06:46 UTC

专题论文：全面教育

Alethea Dopart 和 Quentin Wodon

世界银行

2012 年 11 月 12 日

一、背景介绍

教育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无可否认的益处：人们因教育而变得更加健康，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多的薪酬，在社会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并且可以参与公民生活。教育也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因为学习是很多人都喜爱的乐事，而且学习可以让人们拥有更加丰富的人生观。教育的这些益处世代相传，惠益所有的社区。在人口与发展领域，较高层次的教育往往促成较小的家庭规模，并因此会降低贫困水平、减少营养不良和患病风险，而且使父母也更有能力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各种机会。对女孩子和妇女们而言，教育可谓尤其益处良多。她们每多上一年学，其工资就有可能增加 10%（Psacharopoulos 和 Patrinos，2004 年），其婴儿死亡率会降低 5%（Schultz，1993 年），而她们的子女上学时间也可能会因此多四个月至一年半（Filmer，2000 年）。

但是教育必须具有足够的全面性（此概念在下文中有所定义），才可能让青年掌握工作与生活其他方面获得成功所需的各种知识、技能和才能。我们考量一下当今最紧迫问题之一，青年就业问题。现在，世界人口已经超过了 70 亿——自 1994 年召开第一届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ICPD)以来，全世界人口已经增加了 14 亿。在这新增加的 14 亿人口当中，有近 3 亿是年龄在 25 岁以下的青年，其中 90% 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这一代人所掌握的技能将塑造他们生活所在国——和地区——的经济前景和发展成果。就以南亚为例，在未来二十年内，仅南亚就将需要每月创造 12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以吸纳新增就业人口（世界银行，2012a）。如此快速增长的人口向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在确保各国成功控制人口过渡，并从所谓的人口红利中受益的努力过程中，教育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事实上，如果一家之中有更多的成年人工作，将非常有助于大幅度减少贫困——只要新的就业人员都具备所需求的技能，并可以找到工作。

然而，今天，许多青年接受的教育质量都很差；另外，在最近的全球经济下滑中，与其他群体相比，广大青年遭受了更大程度的灾难。成百上千万青年失去了工作，另外还有更多的成百上千万青年的收入被迫减少。除了当前的经济危机，劳动力市场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青年所需要的教育类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全球化和新兴技术正在改变着就业市场的格局，二者让许多工作都变得过时消失，而不断为许多尚未发明的工作机会开辟机会。青年们必须拥有过硬和灵活的技能，才能成为富有竞争力的工作人员。在今天的地球村，欠发达国家面临着一项严峻的挑战，即要调整其教育和学习体系，应对不断变化的人力资源需求和更加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世界银行，2012b）。

教育不仅对找到一份好工作至关重要，而且教育在许多其他生活领域也同样举足轻重。例如，早期儿童投资已被证明可以减少其反社会行为，进而降低这些儿童在以后的生活中被逮捕和监禁的可能性（Heckman 等，2010 年）。此外，业经证明重视非认知技能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初中学生的学业成绩（Martin，2010 年），同时还能提高学生的社

会情感发展水平，并对他们就公民参与和健康管理所做出的选择产生积极的影响

（Farrington 等，2012 年）。事实上，Heckman 等（2012 年）认为，在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格特质非常重要，不仅仅预示着一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的情况，更预示着他是否会取得富有意义的人生成果。实际上，在传统的学习衡量方法中，如标准化测试和其他学习调查，这些人格特质往往被忽略，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格特质无关紧要。

“全面教育”这一术语通常是指学校所教授的内容应该足够广泛——例如包括公民参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等主题。在本文中，我们希望根据一个简单的两两分类法（表 1）来对此展开讨论。该表的纵栏被区划为教育程度（儿童完成学业的年数）和学业成就（以标准化考试成绩等为衡量标准，儿童学到了多少）两列。在横栏中，区划全面性，即谁正在接受教育（教育体系覆盖率是否足够全面，可以惠及所有的青年？）以及正在教授或学习什么（除了学术课题以外，是否也在学习工作技能和生活技能？）。最后一个关于正在教授什么的问题亦很重要，因为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基础学习不仅关乎学术知识“3Rs”（阅读、写作和算术）技能，还应包括各项“软”技能（如判断思维、团队协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不用说可能会帮助青年在他们成年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成功的各种其他生活技能。因此，全面课程必须要大大超越 3Rs，包括更为广泛的技能。

表 1：对全面教育内含的一个简单分类

	谁？ （性别、财富和其他差距）	什么？ （学业、工作和生活技能）
教育程度（上学情况）	所有儿童都上学了吗？	是否教授了所有类型的技能？
学业成就（学习情况）	所有学生都在学习吗？	是否学到了所有类型的技能？

资料来源：各作者。

在这个简单的分类中，如果教育体系没能普及到或服务于某些人口，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教育体系还不够全面。这其中包括，例如，因性别、财富或者残疾等其他特征而被边缘化的群体。可从以下方面观察到未能惠及边缘化群体：教育程度和上学情况方面（谁注册参加了教育计划，谁没有注册参加），或者学业成就和学习情况（谁在真正地获取知识和技能，谁没有）。此外，如果没有向学生传授一些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才能，教育体系也不具有足够的全面性。这会影响到学业成绩和学习情况，因为学生们不太可能去学会没有教授给他们的东西。必须指出的是，这也会影响到教育程度和上学情况，因为如果教授的内容毫不相干或毫无用处，学生们追求教育的兴趣就可能大减——不管这种相关性是否按照学术知识、工作技能还是生活技能来衡量的。我们虽然不可能在像这篇论文般的短小专题论文中回顾这些主题的众多文献以及文献所提示的政策建议，不过我们会尽量在本文下面至少提供一些有益的指点。

二、共识与目标

在讨论全面教育迄今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的一些教训之前，对这些讨论所发生的国际框架背景进行陈述将会很有裨益。保证提供接受优质基础教育

是《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庄严规定的权利。此外，这也是一项战略性发展投资。在过去二十五年里，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教育在消除贫困、推动发展和改善全世界人民生活方面必须发挥关键作用。1990年，各国政府官员和多边发展机构以及双边援助机构的官员和工作人员汇聚泰国宗滴恩，重申教育在发展中的重要性。他们共同宣布全民享有教育的目标。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通过聚焦其八大目标中的两个——即到2015年实现普及小学教育和实现教育中的性别平等，千年发展目标(MDGs)活动再次将教育置于全球发展议程的最前沿。

1994年人口与发展大会的召开恰逢这全球推动改进教育的两大里程碑事件的中点。人发会议确认了人口、经济持续增长、可持续发展与提升妇女和青年的教育、经济地位、权能之间的基本关系。该会议的行动纲领(PoA)系统阐述并正式通过了20年愿景，旨在于21世纪更充分、更有效地将教育与经济地位和增强权能紧密相连。此行动纲领认识到，作为发展工作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普遍贫困往往伴随着妇女没有文化、失业、地位低下，以及社会福利有限享受——包括教育。纲领中特别指出，在确保所有儿童都接受到更高质量的教育并读完小学的努力中，国际社会负有特殊的责任(11.1)。但该纲领也认识到小学之后教育的必要性，强调广大青年，尤其是女青年必须获得适当教育和培训，让他们掌握好在今日复杂的世界中参与竞争所需的各种技能(11.3-11.4)。

为了消除贫困，行动纲领建议增加接受教育、发展技能和工作就业的机会。贯穿于这三大目标的一个主题就是消除持久性的不平等和女孩上学及就业的障碍。例如，行动纲领提倡创建鼓励女童就学的多种计划和开设性别敏感的培训课程(11.8)。但最重要的是，它阐明了日益庞大的全球青年人口对发展的影响。如果妥善利用，他们无疑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此系指前面提到的人口红利概念)。虽然我们已在众多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

今天，国际社会仍然在坚定地致力于实现与教育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但国际社会也认识到有必要制定一项超越“千年发展目标”的2015年目标日期的议程。近期在此方面取得的一项重要进展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于2012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起了全球教育倡议(教育第一)。该倡议旨在加强全球在这方面的努力，实现面向全民的具有高度相关性和包容性的优质教育，并确保教育在社会、政治和发展的议程中扮演核心角色。同时，该倡议还致力于促进教育的发展，以应对二十一世纪的诸多挑战，并激励学生成为活跃的全球公民。这项新倡议为2015年及以后的全球教育运动增添了新的活力，并明确指明了更加全面的教育框架的方向。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与现已达成的共识和目标有关。人们的学习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完成正规教育以后，也在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学习。确认了这一点以后，我们通常可以将教育划分为两种类型：正规教育 and 非正规教育。但非正规教育也包括了在既有正规系统之外进行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意在以可识别的学习目标服务于可识别的学习客户群。遗憾的是，人们对正规教育体系以外的学习知之甚少，这些学习常常不会引起公众注意，因此也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非正规教育对促进个人的自身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需要依靠这种学习形式来获取信息和技能的女童和年轻妇女，而这些信息和技能的复杂主题影响着她们日常生活。在联合国世界青年行动纲领(WPAY)中，非正规教育被公认为是提供工作、健康、教育和一般权能等技能的一个有效途径(A.21, A.25)。即便因篇幅限制本文不会过多谈论非正规学习，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三、进展

(一) 上学情况与教育程度

我们的教育已经取得了多大的进展？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在提高**教育程度**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包括人发会议之行动纲领所提出的目标，即确保普及小学教育和消除教育中长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在千年发展目标活动以及各国和国际社会努力的推动下，现在全世界大多数的儿童都已就读并正在完成小学学业，而且女童们从这些成果进展中获益最多。自 1999 年以来，小学失学女童的数量已减少了近一半，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小学教育中实现了性别平等。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里，接受中等教育的女童人数要多于男童。

与此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 EdStats 教育统计数据网站提供的数据，如今仍然有 6100 万名失学儿童，其中一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另有五分之一在南亚。这些儿童中有许多可能仅仅是因为出生地点、家庭和性别而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教科文组织，2010 年）。武装冲突进一步恶化加剧了这些多源劣势。研究表明，遭受（或刚摆脱）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国家的部分教育指标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教科文组织，2011 年）。仅南苏丹就有一百万名失学儿童——即使从 2005 年至 2009 年，南苏丹的小学入学人数已经增加了 70 万人（世界银行，2012c）。此外，虽然学生们可能已经在上学，但他们并不总是能按期完成学业。尤其是非洲国家，它们的部分小学教育完成率是世界上最底的：三分之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小学教育完成率均低于 80%。其他国家虽然拥有较高的小学教育完成率，但以绝对数字计算，其庞大的失学青年人口也非常值得引起关注。此外，性别差异仍然持续存在，特别是在小学以上的教育中。例如，Nguyen 和 Wodon（即将出版）依据加纳最新的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发现只有 40% 的男童完成了高中学业，而女童的比例甚至更低，只达到了 30% 左右。这一分析明确显示出，导致在中学最后阶段就学的性别差距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女童没有从初中过渡到高中。这一点在其他国家也有所显现。

(二) 学习与学业成就

虽然我们已经在提高获取教育方面取得了进展，各国仍然在不断努力改善学业成果。今天，发展中国家青年的在校时间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不过许多国家的学业水平还是低得惊人，这表明学生们的在校时间并未能一直得到充分利用。在马里，已完成六年学校教育的青年中有 30% 以上都无法阅读一个简单的句子；在肯尼亚，50% 的青年也是如此。在秘鲁，只有大约 50% 的二年级儿童能够阅读（Crouch，2006 年）。计算技能也很低：在巴基斯坦，对三年级学生进行的测试表明，只有一半能解答出非常基本的乘法题（世界银行，2011a）；而在莫桑比克，74% 的六年级学生不具备基本的计算技能（King 和 Reinikka，2012 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和国际数学及科学研究趋势(TIMSS) 等初中水平的国际学生评估更进一步，认为即便是基础教育入学率很高的中等收入国家，如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在基本数学能力方面的表现相当差（世界银行，2011a）。此外，各国之内也存在着学业成就差距，难以接近的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学业水平往往特别低。显然，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在面临着严峻的学业成就挑战，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

学业成就低下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正如 Jimenez 等（2012 年）所指出的，其中最严重的影响就是就业前景。文凭无疑在扩大就业机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最终决定一个人适应动态劳动力市场所需的生产力和能力的，还是他或她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才能。遗憾的是，教育课程并没能始终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保持一致。但除了许多国家对劳动力需求疲软的局面以外，持续的高水平青年失业率揭示出教育体系未能让年轻人掌握基本的技能。即使是那些设法获得了足够的基础教育的青年们，也可能无法找到工作，因为他们不具备今天，更重要的是，明天的雇主所需要的技能。比如，在印度，由于许多大学毕业生未能受到良好的培训，软件、银行、医药和零售行业的企业正纷纷设计自己的培训计划，有的公司为了培养未来的新聘成员，甚至创建了自己的校园（Wadhwa 等，2008 年）。然而，如果工作人员不具备所需的基本技能——3Rs 和“软”技能，企业内部培训课程可能只会为其带来有限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可能会只青睐那些优越者。在许多国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领域的低就读率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对妇女而言尤其如此（世界银行，2011b）。

另一个问题是，事实上，许多教育体系教授的内容仍然偏于狭隘，青年们所学到的知识也随之受到局限。例如，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非洲，性健康与生殖健康的相关问题非常严重。在非洲，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蔓延始终是一个重大威胁，这里的生育率也依然非常高，许多妇女一生生育五个或更多的孩子。在为这些问题提供更好信息和在需要之时帮助改善人们的行为方面，全面教育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前面曾提到，对女童和妇女实施教育至少可以降低 5% 的产妇死亡率，但如果学校课程中增设了基本的健康教育课程，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益处。现在，发达国家从幼儿园至 12 年级的学校通常都会提供性教育（在美国，请参阅范例《国家准则工作队》，2004 年），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情况却并非如此，或者至少还没有达到同等水平。

（三）获得更好教育的障碍

为什么教育的进展会如此艰难？哪些主要障碍在阻碍我们获得更好的教育业绩？至少有三大障碍值得一提。首先，费用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教育不是免费的，因为它涉及到各个家庭的实际现金支出和机会成本。多项家庭调查发现，当问及家长对其孩子的教育不满意的原因时，他们通常会强调费用。当请家长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子女会中途辍学或从未入学时，这种情形更加常见（Wodon，2012 年，Tsimpo 和 Wodon，2012 年）。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公立小学阶段（有时候还包括初中阶段）采取了免费注册入学政策，但小学和初中以后的教育费用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缺乏有效的助学金及贷款计划，年轻人往往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来资助初中以后的教育和培训。即使在高中和大学获得了丰厚的补贴，青年们在学校里所花费的学习时间也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机会成本。实际现金支出和机会成本起着驱使青年远离学校的作用，这很可能是为什么有条件的现金援助计划近年来会如此成功和受欢迎的主要原因（Fiszbein 等，2009 年）。

其次，对家庭来说教育如此昂贵部分归因于有限的公共预算，因而为了回收成本，家长就必须自付现金费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增加公共教育经费就能保证教育获得成功，特别是对提高学习效果而言。被称为教育生产函数的相关文献将学习效果与学校投入相关联，表明了更多的投入未必会带来更好的结果。此领域的最初研究之一《美国科尔曼报告》（Coleman 等，1966 年）表明，家庭背景和同龄人对学业成就的影响要大于学校投入，

而我们很难通过政策来影响这些变量。过去三十年里，有很多学者认为，我们所提供的教育经常非常低效而且很多学校投入对学业成就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而 Hanushek（1986 年，2010 年；亦可参见 Hanushek 和 Woessmann，2011 年）就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尽管他认可教师素质的重要性，但他也认为教师素质往往并不与教师的薪酬或正式从业资格有关。在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其他投入而言，与教师相关的各项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长期以来一直被证明都很低下（Pritchett 和 Filmer，1999 年）。最近，Glewwe 等（2011）发现，虽然一些基本投入获得了显著的成效（包括课桌供应、教师掌握的其所教学科的知识以及教师缺失），大部分用于教育的资金投入可能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重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校投入不会产生任何差别。Card 和 Krueger（1996 年）以及 Greenwald 等（1996）发现，学校资源往往与教育程度、成就和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亦可参见 Baker 2012 年）。然而我们必须慎重地进行投资，因为不同的选择方案带来的影响会迥然有异，而简单地增加教育投入并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法。

我们来考量一下为那些从未入学或中途辍学的青年建立的第二次机会教育计划。这些计划有些，如扫盲班、等效学位课程和职业课程等，可以让受益人产生巨大变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2006 年，在全世界 39 个国家同时开展了 154 项此类计划，共造福 350 万儿童。这可能听起来非常鼓舞人心，但与 2009 年失学的 5200 万非洲青年相比，其规模仍然不足为道（DeStefano 等，2006 年）。此外，一些第二次机会教育计划不幸流于失败（这些计划的质量良莠不一）；与惠及弱势群体的其他计划的情形一样，这些第二次机会教育计划通常只能得到有限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为了取得成功，这些计划必须加强与之前正规教育体系和后续工作机会之间的联系（Jimenez 等，2012 年）。

第三，费用对教育造成的障碍，而且事实上还有许多学校投入或计划似乎并没有为教育成就和教育程度带来很大变化。除此之外，文化因素在限制教育机会，特别是对女童的受教育机会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童婚（Brown，2012 年）。童婚不仅与经济因素有关，同时也关乎文化或宗教习俗。Nguyen 和 Wodon (2012a) 利用 60 项人口与健康调查中的数据表明，南亚 1985 年至 1989 年出生的妇女中，几乎有一半在 18 岁之前结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及北非地区，这一比例分别为 38.5% 和 31.5%。随着历史的发展，童婚现象在不断减少，但速度非常缓慢。最近的研究表明，早早结婚会大大减少女童识字和完成中学学业的可能性（Field 和 Ambrus，2009 年，Nguyen 和 Wodon，2012b）。由于童婚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女童的受教育程度和学业成就常常会受到损害。

那么怎么做才能解决童婚这样的问题呢？正如 Nguyen 和 Wodon (2012c) 所指出的，可以通过法律来以防止 18 岁以下的青年结婚，但这些法律往往得不到执行。因此，在需要时，这样的法律就远远不够发挥作用。但有一些可望奏效的干预措施，例如使用前面提到的有条件现金援助计划。其他教育干预措施，如让学校离学生更近（尤其是中学）、提供前往学校的公共交通、确保学校用水，也许最重要的是，通过提高教育质量来更好地激励女童入学。所有这些措施可能也会对童婚产生有益的影响，虽然这些影响是间接性的。还有一种备选方法是提供以不结婚为条件的现金援助计划，就像在埃塞俄比亚农村实施的 Berhane Hewan 试点方案一样。该方案中，女童在毕业时，会和她的家人一起得到一只怀孕的母羊（Erulkar 和 Muthengi，2009 年）。但同样至关重要是需要强调，女童婚姻过渡的重构需要与宗教和社区领袖们进行政策对话，因为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童婚的例子仅仅是文化和宗教习俗在影响教育成果中所起作用的一个方面。但它充分说明

了与社区和宗教领袖就这种习俗以及学校的教学内容（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领域的内容）进行对话的必要性。

四、主要启迪

（一）尽早投资、明智投资，并且为全民投资

应当怎样做才能提高教育程度和成就呢？虽然无法就此提出一项单一的解决方案，但似乎日益达成一种共识，即需要尽早投资、明智投资、为全民投资（世界银行，2011a）。尽早投资意即，我们必须让孩子们通过儿童早期发展(ECD)计划获得一个良好的开端——包括在营养、激励和基本认知技能等方面。我们还必须明智地投资，通过强有力的教育体系来帮助学生们在校学习，此体系具有明确的教学标准、优秀的教师、充足的资源以及适当的监管环境。最后，我们必须为全民投资，以更好地惠及包括女童在内的弱势群体。

这要求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一项明确的首要工作就是编制更好的课程，帮助学生们获取雇主要求的与工作相关的技能。各国应调整教育体系的方向，更加直接地注重缩小技能差距，对劳动力市场信号做出回应，促进基于知识的能力发展，以促进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Wang，2012年）。课堂教学、学徒安排或实习等职前和在职培训以及第二次机会教育机会以及非正规学习机会，也可以帮助促进过渡（Jimenez等，2012年）诸如就业和生产技能(STEP)评估调查等多项调查可以帮助查明现有的技能差距和不适配之处，包括认知和技术技能以及行为和社会技能（Banerji等，2010年）。

不应低估依据就业市场来培养学生的重要性。正如最近的经济危机所突显的，年轻人是最容易遭受失业或就业不足。经常需要一份好工作才能免于贫困，而且还可以培养赋权感甚至幸福感（世界银行，2012b）。就业对民生至关重要以外，而且也可以帮助青年重新融入社会，使他们可以积极参与活动、获得认可，并逐渐建立对机构的信任感。而且极为重要的是要让年轻人发展他们的领导潜能和相信自己。世界银行最近在利比里亚的一个项目进行了影响评估，涉及少女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情况。此项评估有力支持这些论断。研究发现，这个第二次机会教育计划不仅为女孩子们带来了就业和收入方面的收益，而且还增强了她们的自信心，工作能力和与他人，包括陌生人，互动的能力，这些女孩子感到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外向开朗。（Lundberg等，2012）。

在教育体系之内创建一个可以促进对创新和创造力进行投资的有利环境，可以增强这种赋权感。虽然仍有待评估，在萨尔瓦多的一项计划正在通过可提高受益人基本技能的多个培训模块增强妇女权能。这些培训模块涵盖了旨在提高妇女中期就业能力的创新型“生活技能”培训。虽然开展了一些致力于与纺织生产和计算机技能相关的培训计划，但许多其他计划都主要集中在不那么传统的技能的培训上，包括那些通常有益于个体经营的技能，如烘焙、烹饪和化妆打扮等（世界银行，2011b）。像这样的投资不仅有可能会有益于增加培训人员的就业机会，还有可能帮助她们正确面对往往会边缘化社会中某些群体的社会规范和社会歧视。

（二）对全面教育的投资

除了培养学生适应就业市场的技能，还需要对全面教育中广泛定义的生活技能进行投资。正如前面的例子所示，用生活技能武装妇女可以与就业能力发生关联，但重要的是，还能与赋权和平等相联系。下文中给出了另外两个例子，说明为什么对生活技能的投资是明智的。其中一个是可以而且应该在学校中学到有关健康的实用技能，另一个是关于品格和价值观在教育中的作用。首先考量可以在学校里学到的实用技能。在最近对布基纳法索女童教育的一项调研中，要求家长列出他们认为教育为女童所带来的主要益处。除了孩子的个人发展和学业成就——这些有助于女童及其家人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如读封信或发送/接收短信，家长们也提到了实用技能的提高，特别是与健康 and 卫生相关的技能，以及良好的行为。据认为上学的女童能更好地了解营养和疾病预防等等。此外，除了一系列更传统的学术科目，调查对象将“生活技能”也选为了一个重要课目。因此，虽然只有少数的调查对象强调应将此类技能主题作为重中之重，然而还是受到了重视（Gemignani 和 Wodon, 2012 年）。

接着考量品格与价值观。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品格教育目前只有有限的证据，不过在美国的研究表明，品格教育计划可以帮助防止产生青年社会问题（Battistich, 无日期）。在上面引述的布基纳法索研究和在更普遍的发展中国家中的研究中，许多家长都将价值观置于日程的重要位置。例如，在家长们对其子女所受教育的满意度方面，信仰学校往往要高于公共和私立的世俗学校，其中部分应归因于信仰学校更加重视价值观这一事实。对于选择将子女送到伊斯兰学校的家长们来说，这些学校所提供的深入全面的宗教教育往往是促使其决定把孩子送到此类学校的主要因素。而对于把孩子送去基督教学校的家长们而言，对价值观（而不是更狭隘的宗教）的重视则往往是他们将孩子送到这些学校的仅次于卓越学术的第二最重要原因（Wodon, 2012 年, Tsimpo 和 Wodon, 2012 年；亦可参见 Para-Osorio 和 Wodon, 2011 年）。

五、向前迈进

世界各国可以遵循各种不同的策略，以提高教育程度和教育成就。但对以可计量结果为中心的学习实施系统观测的举措可以说是最具前景的措施（世界银行, 2011a）。在此结语部分，按照 Jimenez 等（2012 年）的观点，我们提到了优先关注的若干重点领域：拓宽青年的就学机会、提高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质量以及帮助那些辍学青年回复正轨。基本观点就是，各国必须投资教育，使教育变得对青年更加具有吸引力，并且要为此制定出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案。

Jimenez 等（2012 年）首先提出，采取全面方针来改革教育。学习是贯穿终生的事情。因此，改革必须涵盖各级教育，从幼儿和小学教育到中等教育以及更高的教育。还必须吸纳教育体系中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改革。毕竟，各国政府不是唯一——或最佳的教育服务提供者（Barrera-Osorio 等, 2009 年；Tsimpo 和 Wodon, 2012 年）。换言之，改革必须促成一个更加协调灵活的公共和私营机构以及正规和非正规课程的网络。此外，至关重要的是，要通过在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联系，来确保广大青年能够有效地利用他们在课堂上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注重整体教育体系，而非每个单独的部分，这样教育改革就可以更好地应对全球青年现在所面临的挑战。

其次，我们需要承认：单纯增加投入并不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学校建筑、课本和训练有素的教师和教授等各项投入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些可以成为战略性投资，但为了

提高教学，我们需要对这些投入加以有效的利用。学校和教师需要对结果负责，定期对教学进行衡量和监控，特别是要提高所有学生的学习成果，而不仅仅是提高那些最聪明或最受优越的学生的成绩。

第三，我们需要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情况，使他们能够就自身教育做出正确的决定。只要让年轻人了解到教育的益处，可以大大延长他们的就学时间。例如，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那些看到了高中毕业生所得收入数据的八年级学生，比那些没有看到该信息的学生们更有可能接受中学教育（Jensen, 2010年）。此外，我们要拓宽第二次机会和非正规教育机会，帮助那些辍学青年重新回复正轨。

第四，我们需要对创新计划的影响进行评估，以清晰了解哪些方面奏效以及为什么会奏效。要想让社会支出变得更有效、更高效，必须进行严格的影响评估。例如，最近的评估表明，义务教育法可能会帮助提高教育程度，而女生奖学金和有条件的现金援助计划可以减少辍学的可能性。在所有的第二次机会计划中，拉丁美洲的 Jóvenes 计划已经显现出积极的成果，正引导年轻人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重新返回劳动力市场（世界银行，2006年；Attanasio 等，2011年）

最后，在本文中，除了由 Jimenez 等（2012年）提出的四点建议以外，我们还提出了第五点建议：我们需要投资于可以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和各种技能的全面教育项目，而这些价值观和技能不仅可以为转化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还能够让学生们生活得更加健康、富有成就。我们在前面讨论过获取非认知技能以及与卫生和良好的健康行为相关的技能可以带来的益处。我们还提到在教育课程中考虑到道德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性。对诸如此类领域中的创新方案进行的投资，可以对塑造品格起到重要作用，从而不仅为学生个人，还会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整个社会带来诸多裨益。

从教育的获得到教育的质量和公平性，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面临着诸多挑战，而这些挑战还没有一个简单而通用的解决办法。但是，教育体系要想培养好年轻人担负许多成年责任，就必须采取一种全面的方针。虽然本文提到的各个领域的政策重点并非万能药方，但它们可以帮助当代和今后世代年轻人最充分利用好自己的才华和精力，并增加他们过上幸福、健康和多产生活的机会。

参考文献

Attanasio, O., A. Kugler, and C. Meghir, 2011, “Subsidizing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Disadvantaged Youth in Colombia: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Tria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3(3): 188–220.

Baker, B., 2012, “Revisiting that Age-Old Question: Does Money Matter In Education?”, The Albert Shanker Institute.

Banerji, A., W. Cunningham, A. Fiszbein, E. M. King, H. A. Patrinos, D. Robalino, and J. P. Tan, 2010, *Stepping Up Skills for More Jobs and Higher Productivit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Barrera-Osorio, F., H. A. Patrinos, and Q. Wodon, editors, 2009, *Emerging Evidence on Vouchers and Faith-Based Providers in Education: Case Studies from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Asi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Battistich, V., undated, “Character Education, Prevention, and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mimeo, Saint Louis: University of Missouri.

Brown, G., 2012, *Out of Wedlock, Into School: Combating Child Marriage through Education*, London: The Office of Gordon and Sarah Brown.

Card, D., and A. Krueger, 1992, “Does School Quality Matter?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1): 1-40.

Case, A., and A. Deaton, 1999, “School Inputs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in South Afric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3): 1047-84.

Coleman, J. S., E. Q. Campbell, C. F. Hobson, J. McPartland, A. M. Mood, et al., 1966,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U. S. Office of Education.

Crouch, L. 2006, “Education Sector: Standards, Accountability, and Support”, in D. Cotlear, ed.,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Peru: An Agenda for Improving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the Social Safety Net*, 71–106,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DeStefano, J., A. S. Moore, D. Balwanz, and A. Hartwell, 2006 “Meeting the EFA: Reaching the Underserved through Complementary Models of Effective Schooling”, *EQUIP2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USAID/Academy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Erulkar, A. S., and E. Muthengi, 2009. “Evaluation of Berhane Hewan: A Program to Delay Child Marriage in Rural Ethiop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Sexual Reproductive Health*, **35**(1), 6-14.

Farrington, C. A., M. Roderick, E. Allensworth, J. Nagaoka, T. S. Keyes, D. W. Johnson, & N. O. Beechum, 2012, “Teaching adolescents to become learners. The role of noncognitive factors in shaping school performance: A 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Consortium on Chicago School Research.

Field, E. and A. Ambrus, 2008. “Early Marriage, Age of Menarche, and Female Schooling Attainment in Banglade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5): 881-930.

Filmer, D, 2000,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Disparities in Education: Gender and Wealt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268*,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Fiszbein, A., N. Schady, F. H. G. Ferreira, M. Grosh, N. Kelleher, P. Olinto, and E. Skoufias, 2009,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Reducing Present and Future Povert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Gemignani, G. and Q. Wodon, 2012, “How Do Parents Perceive the Benefits from Educating Girls? Results from Qualitative Work in Burkina Faso”, mimeo,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Glewwe, P. W., E. A. Hanushek, S. D. Humpage, and R. Renato, 2011, "School Resources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from 1990 to 2010", *NBER Working Paper 17554*,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Greenwald, R., L. Hedges, and R. Laine, 1996, "The Effect of School Resources on Student Achievement",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6(3): 361-96.

Hanushek, E. A., 1986, "The Economics of Schooling: Production and Efficiency in Public School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3): 1141-77.

Hanushek, E. A., 1994, "An Exchange: Part II: Money Might Matter Somewhere: A Response to Hedges, Laine, and Greenwald",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3(4): 5-8.

Hanushek, E. A., 2010, "Education Production Functions: Developed Country Evidenc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2: 407-11.

Hanushek, E. A., and L. Woessmann, 2011,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n E. A. Hanushek, S. Machin, and L. Woessmann, editor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Volume 3, The Netherlands: North-Holland.

Heckman, J. J., S. H. Moon, R. Pinto, P. A. Savelyev, and A. Yavitz, 2010, "Analyzing Social Experiments as Implemented: A Reexamination of the Evidence from the HighScope Perry Preschool Program", *Working Paper 16238*,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eckman J. J. and T. D. Kautz, 2012, "Hard Evidence on Soft Skills", *Working Paper 18121*,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ensen, R., 2010, "The (Perceived)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Schoo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2): 515-548.

Jimenez, M., E. M. King, J. P. Tan, 2012, "Making the Grade", *Finance & Development*, 9(1): 12-14.

King, E. and R. Reinikka, September 2012, "Achieving learning for all", *This is Africa*. Accessed <http://www.thisisafricaonline.com/Development/Achieving-learning-for-all>.

Kremer, M. R., 1995, "Research on Schooling: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Don't, A Comment on Hanushek",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0(2): 247-54.

Lundberg, M., S. Chakravarty, F. Adoho, 2012, Skills training and the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girls in Liberia, mimeo,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National Guidelines Task Force, 2004, "Guidelines for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3rd edition", Washington, DC: Sexuality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Nguyen, M. C., and Q. Wodon, 2012a, “Global Trends in Child Marriage”, mimeo,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Nguyen, M. C., and Q. Wodon, 2012b.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Child Marriage on Literacy and Education Attainment in Africa”, mimeo,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Nguyen, M. C., and Q. Wodon, 2012c. “Child Marriage and Education: A Major Challenge”, mimeo,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Nguyen, M. C., and Q. Wodon, forthcoming, “Analyzing the Gender Gap in Education Attainment: A Simple Framework with Application to Gha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ara-Osorio, J., and Q. Wodon, editors, 2011, *Escuelas religiosas en América Latina: Estudios de caso sobre Fe y Alegría*, Estudios del Banco Mundial,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Pritchett, L. and D. Filmer, 1999, “What education production functions *really* show: a positive theory of education expenditure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18(2), 223-239.

Psacharopoulos, G. and H. A. Patrinos, 2004,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Further Update”, *Education Economics*, 12 (2): 111–134.

Schultz, T. P., 1993, “Investment in the Schooling and Health of Women and Me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8 (4): 694–734.

Tsimpo, C., and Q. Wodon, 2012,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n Africa: Comparing Public, Private Secular, and Faith-inspired Schools”, *Smart Lesson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World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Youth to the Year 2000 and Beyond: resolution /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13 March 1996, A/RES/50/81.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Cairo, 5-13 September 1994, A/CONF.171/13/Rev.1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10,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0: Reaching the marginalized*,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11,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1: The hidden crisis: Armed conflict and education*, Paris.

Wadhwa, V., U. K. de Vitton, and G. Gereffi, 2008, “How the Disciple Became the Guru”, *Global Engineer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report*,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Wang, Y., 2012, *Educ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Flexibility, Skills and Employabilit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Wodon, Q., 2012, “Faith-inspired and Private Secular Schools in sub-Saharan Africa: Market Share, Reach to the Poor, Cost, and Satisfaction”, mimeo,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0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7: Development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11a, *World Bank Group Education Strategy 2020: Learning for All—Investing in People’s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Promot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11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12a,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South Asi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12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Job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2012c,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